

苍山漾濞

王剑冰



第一次听说漾濞，名字多水，小城一定水气汪汪。果然来自一条江，就叫漾濞江。西洱河、顺濞河、吐鲁河、鸡街河，那么多的水都汇于漾濞江，漾濞江也就成了澜沧江在云南境内最大的支流。

漾濞江在漾濞古城周身绕了好大一个弯，似要将所有的恩爱都呵护于这座朝夕相处的小城。站在高处就会发现，小城在漾濞的臂弯中睡觉很美。你或许还不知道，这城这水，都在大名鼎鼎的苍山之上，海拔差不多有1600米。

苍山是经过20亿年书写的地质之书，为了这个庄严的命名，造物主让山石轰鸣，汪洋退却，尘烟翻滚，天地炸裂。3000多年前的苍山崖屋，让我听到石头的声音，葱茏的树木，生活的茅屋，动物的跳跃，人物的奔跑，一个个史前文化密码，告知这里早就有了人类的快乐表达。

进入漾濞，会进入茶马古道引出的秘密，领略民族历史的情怀。

你看，顺着苍山碧水走去，就有一个石门向我们敞开了，那巨大而直立的石门，分明是一柄开天大斧，猛然砍削而成。

苍山生出柔润多姿的洱海，却也造就如此宏阔的山门。这是生之门，是山之花，是石之诗。

一道闪电炸过，完成它在石门最美的亮相。风走到这里，出现绝望的断裂，断裂的还有一团云，一半挂在崖下，一半飘去远方。崖端悬着几棵柳，完全处在风口浪尖上。不知是哪只鸟，慌乱中把坚毅的种子吐在了岩缝间。

一些树叶使劲儿张扬，无论怎样，都扬不到上边去。却有一只鸟，像蓝色的箭簇，从乱叶中射向天空，到了山顶，鸟儿变成了红色，它浴在了那片霞光里。

晚间，当山门洒落月光的翅膀，你会发现造物主亿万年前的那次灵感，绝对如李白一般迸溅。七道云瀑飞流直下，沉厚雄浑，触目惊心。

一般的诗人都过不来，只有徐霞客会看到这种奇观，徐霞客要享尽最后的惊羨，才会回去幸福地闭眼。

一条茶马古道，在深深的峡谷下逶迤而出。没有这道石门峡谷，古道不知要盘绕多少山峰。还有古道边的金盏河，也会迷茫得不知所措。唐代，这里是吐蕃翻越苍山进入洱海区域的必经之地，也是唐军征讨的必由之路，竹林寺还有“唐标铁柱”的遗迹。至宋代，段思平统军经石门，翻越点苍山建立大理国。忽必烈仍走石门，灭了大理国。石门关就如打开的史书，书页哗哗作响。

响得最多的，是马帮汉子的吼唱与驼铃的叮当。沿着碎石铺就的古道走过石门，他们的远方更远，而走回石门，便走近了家乡。家乡的老屋也许不大，屋内的火塘一准烧得很旺。

细长长长的漾濞老街，犹如一道弯眉镶嵌在漾濞江一侧，卵石铺就的街道两旁，多数老建筑风骨犹存，坚守着漾濞曾经的兴盛。小城地处博南古道要冲，内连昆明、大理，外接永昌、保山直至南亚，70公里的驿道穿城而过，脉地、平坡、鸡邑铺、双涧、金牛、马厂、太平，一个个悦耳动听的地名，至今仍保留在沧桑的岁月中。

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，老街接待过数不尽的马帮和商贾，一路辛劳的人们，走进一家家熟悉的客栈与小店，鼾声与酒香搅和

在一起，歌谣与月光搅和在一起，构成漾濞老街的独特一景。小孩子学着马锅头在街上一边跑着一边唱：汉德广，开不宾，度博南，越兰津……

老街一直延伸到铁索桥头。幸存的明代云龙桥上，一江碧水还以昨天的方式，从吱吱作响的桥板下拍浪而过。

清代末期，一位在江边教书的老秀才，在秀岭山巅颇有感触，随口吟出“秀岭孤松东西南北风债主”，待续下去，搜尽枯肠再无好句。数年之后，云贵总督林则徐途经漾濞老桥，沿江远眺，即兴对出那个缺位多时的下联：“漾江独石前后左右水冤家”。

站在高处放眼望去，古老的漾濞气质依然，真可谓百里漾江百里画，千年古道千年城。

二

打开苍山西坡的封面，就打开了绚烂的万亩杜鹃，如火的浪漫让你觉得，整个苍山都要被这热情点燃。再往里看，又看到葱茏百年千年的核桃林，便又感到，苍山还是苍山。漾濞人几乎家家种核桃，一百多万亩的核桃林，渲染了漫山遍野的苍绿。漾濞人言语间流露着那种自豪，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是世界“核”心，中国“桃”源。

在漾濞，核桃的丰收就像中原麦子的丰收那样充满喜悦。苍山这边的气候，适宜各样物种生长，2002年，漾濞雪山河滩发现的一块核桃古木，改写了核桃起源的历史。专家测定，早在2.6万年前，漾濞就有了核桃分布。也就是说，当公元前115年，张骞从西域带回胡桃桃种的时候，华夏西南的漾濞江流域，核桃林已经繁华多年。

新春除夕，光明村最老的核桃树下，村民们摆上香案，燃起祭火，鸣金三点、法号三通，彝家“毕摩”开始向核桃神灵敬香、敬茶、敬酒。神圣的诵经过后，彝人围着核桃古树踏歌。“什么生来一树高，什么春来叶子青？什么开花一条心，什么结果满天星……”

万亩核桃园中隐藏着一个鸡犬相闻的村庄，门前活水潺潺，屋后鸟鸣清脆，核桃铺就的小路引出团团云霞，同炊烟缠绕在一起。

一段大木，竟是榨核桃油的木榨，经过多年实践的人们，把蒸制的核桃放入木榨，奋力用木槌捶打挤压，小槽里便有油点点流出。泛着油光的木榨又大又沉，要费很大气力，才能将它举起。

我看到了漾濞家家用过的核桃油灯，那细长的捻子上，总是晃动着一点灯火以及灯火下的故事。漾濞人舍不得扔掉这些老玩意，时不时拿出来，给孩子讲那过去的事情。

你来漾濞，漾濞人不仅给你尝尝漾濞卷粉、

苦荞粑粑，更会让你品尝那些带有核桃元素的美食：核桃花凉调、核桃荷叶饼、核桃炖猪脚、核桃肉圆子、核桃八宝粥、核桃炖羊脑，还有核桃乳、核桃酒，走时给你带上核桃糖、核桃茶、核桃糕。

漾濞人性情耿直，他们给你敬酒，还要给你献歌，实际上是要你多喝、喝够。那种带点强迫性的豪爽，让你觉得，他们根本就没拿你当外人。你看，他们来了，一排的满杯端在手上，热情喊出胸膛：阿表哥，倒酒喝，/阿表妹，倒酒喝，/喜欢不喜欢，也要喝，/喜欢了也要喝，/不喜欢也要喝，/管你喜欢不喜欢——也要喝！

三

漾濞江一弯弯地盘绕，滋润着石门周围的土地和生命。我看到了云中出没的“滇滇公路”。漾濞人告诉你，别小看这个地方，当年诸葛亮都带兵到了这里，“春日鞭牛，教夷人耕种”，“打牛坪”就是史上留下的地名。这里的人刚毅果敢，没有什么能难住他们。漾濞人口本就不多，抗战时期全县才3万多。可他们举全县之力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就筑起滇缅公路漾濞段。竹林寺成了护桥的高炮阵地，禅地和正义构筑在一起。同茶马古道重合的滇滇公路是重要的国防线，它与万里长城一样，书写了民族的不朽篇章。

他们还会说，这里去年发生地震，震垮了许多房屋，却震不垮漾濞人的意志，他们以极快的速度，在那条古街的另一面，建起了漂亮的新家园，那么一大片，铺排出漾濞人的新生活。还有漂亮的漾濞中学，正在进行收尾工作。想到那句石头开门的话语。石门与太阳一样永恒，第二天，黎明还会如约而至。

车子喘着粗气，在野岭间盘旋，盘上去就到了阿尼么。“阿尼”是鸟，“么”是没有，连鸟都没有的地方，可见有多贫瘠。现在呢？核桃树围拢的阿尼么，绿色的水田，白色或黄色的房子，穿着彩色服装的女子，成了展现农耕文明、石头梯田及风情民歌的精美山村。

山上的云跟山都有了感情，它们会长久地留在那里，不仔细细看，你会觉得它们一动不动，就像大山的围巾。

每一个叶片都藏着露珠，也藏着鸟鸣，爱情在鸟儿的叫声中闪烁。漾濞女孩穿的漂亮衣裳，大都是自己做的，她们从七八岁学习刺绣，后来就为自己准备嫁衣，头巾、服装都要绣上美好的图案。彝族古老的婚俗中，就有“摆针线”的仪式，要把新娘子的灵巧展示出来。

我看见了火，彝人在石山前一代代地旋舞歌唱，释放他们的内心，诉说他们的冀望。谁在月光里唱：月光洒下来，晚风吹过来，翻过苍山来看妹，害怕妹不来，你是我的核桃花，你是我的爱……那略微带点沙哑的嗓音，将一个男儿真挚的内心释放在山野里。我想去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人，还有，远处，会不会站着一个羞怯的姑娘。

我看到了核桃花，稻穗似的绿色花儿，自带着一种野气。苍山上下、村子周围开得到处都是。这是一年比一年多、一年比一年盛的核桃花，让人想到核桃本身那种硬核与坚硬的图案。彝族古老的婚俗中，就有“摆针线”的仪式，要把新娘子的灵巧展示出来。



上了点年纪的人，多多少少都会几乎苗家技艺。有的能破竹削篾、自制乐器；有的能吹芦笙、打木鼓；有的能酿苗家米酒、唱苗家山歌；有的捣苗家草药、祛病安煞。而苗家的女人几乎人人都会刺绣。

也是在这里，我第一次知道了苗绣分为平绣、绉绣、辫绣、缠绣、破线绣、锁绣、马尾绣等多种刺绣手法。苗族女儿都是七八岁就开始学习刺绣，口口相传，代代相传。有的凭借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和感受，不需起草信手绣出；有的先在布面上画好纹案后才绣；有的用剪纸贴在布面上进行刺绣。地下的动植物、天上的飞鸟、水中的鱼虾，是苗乡人最早认识的活文字，所以苗家的刺绣，造型多为夸张得体、风格独特的飞禽走兽和花鸟虫鱼等。

苗家刺绣是那部大书，针脚是字，手法是句，图案是页。那些字、句、页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卷帙浩繁、震古烁今的民族史。苗家的刺绣不仅是无字史书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是带领苗家女人勤劳致富的摇钱树。这些年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苗家绣品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产品，还随着网络平台远销到了国外多个国家。

山风微微拂过，正在刺绣的苗家阿姐们哼起了苗歌，满山的树叶也在风中轻轻应和，那风摇曳着山里的绿叶，也摇曳着苗乡那些致富的产业。这是土河苗乡乡村振兴的和声，和声里尽是土河人幸福的笑靥。

淮安这几天北方强冷空气来袭，最低气温达零下7度，同时伴有小雨夹雪，五六级西北风。这样的天气，找家面馆，“拖”上一碗长鱼面，该是多么惬意。

裹着一身寒气，我进了孙家面馆。这家位于开元路上的面馆，母亲带我来过。他们的长鱼面长鱼分量足，味道好。虽然现在有了不少后起之秀，我还是只认它。母亲在淮安生活了一辈子，我相信她的眼光。

去年10月底自加拿大回来后，我一直在父母住处全日陪伴，昨天刚结束为时一个半月的值班，今早便赶来面馆报到。对一个常年奔波在外的淮安人，吃一碗热腾腾的长鱼面才算真正回到了家乡。

在靠窗的餐桌前坐定，喝着店里免费提供的热豆浆，突然有些伤感。过去来孙家面馆，总跟父母一起，而每次父母都喜欢选这个位置。因为比较靠里，不会被开门带进来的冷空气吹到。透过窗户，还能看到街对面的霓虹灯。现在父母年过九十，已经不能出门了。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，他们大部分时间就在沙发上坐着打瞌睡，偶尔睁眼看会儿电视。唯一称得上运动的项目，就是天气晴好时去阳台上晒晒太阳。而腿脚不便的母亲，从客厅走到阳台都好似长途跋涉般艰难。

最后一次和父母来这里是3年前。正值金秋，长鱼最肥的季节。到家第二天，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请我吃长鱼面。她知道那个遥远的国家不产长鱼。长鱼面很贵，每碗40元，母亲只为我要了一碗，她和父亲吃25元一碗的腰花面和拆骨面。那天我的左边坐着母亲，对面坐着父亲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先把碗里我不爱吃的青椒、洋葱挑出来放在父亲碗里，又给他们每人夹了一根长鱼。他们照例说，不用，你多吃点，然后专注地享受那根长鱼。

当时的情景，恍若梦境。

前些日子朋友从北京来看我。到淮安正是午餐时间，我直接把她带到孙家面馆，对她说：来淮安，一碗长鱼面是必须吃的。本地人有个说法，到了淮安不吃长鱼面等于没来过。我还告诉她，淮安人吃面条不说“吃”，而说“拖”。“什么是长鱼？”朋友并不理会我语气中炫耀的成分。

我知道她会这么问。每次我跟别人说起家乡的长鱼面多么好吃时，他们都会提出这个问题。听了我的描述，他们会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：“原来是黄鳝啊！”这当然是对的。可是在我心里，长鱼就是长鱼，像黄鱼、鲈鱼、鳊鱼、带鱼一样，长鱼就是它的名字。

黄鳝在中国各地都有产出，唯独在扬州和淮安被称为长鱼，并且在淮扬菜里备受宠爱。清人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写道：“淮安多名庖，治鳝尤有名。”

《山海经》记载：湖灌之水，其中多鳝。淮安地处南北交界，京杭大运河、里运河、古淮河、盐河四水穿城而过，洪泽湖、白马湖、高邮湖等五大湖镶嵌其中，境内拥有众多的河、湖、沟、渠、池塘，这些地方都是长鱼的天赐栖身地。过去水源洁净时，懂的人设下巧妙机关，能捕到不少野生的长鱼。保姆张姐是清江浦区和平镇人。那里南依洪泽湖、苏北灌溉总渠和淮入海水道，西临淮沭新河二河段，是长鱼扎堆的地方。

张姐说她哥哥就是捕捉长鱼的高手，他们一家现在长鱼不上门，小的时候吃伤了。见我提起长鱼面垂涎三尺，她嗤之以鼻：你吃的都是人工养殖的。朋友在淮安，我带她去了文庙、慈云寺、花街、东大街。朋友原是建设部负责申遗的，我们特意在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清江大闸旁留了一张合影。朋友的淮

关于长鱼面的一切

文章（加拿大）

安之行，我以为她会记得清江大闸，谁知回北京后，她告诉我，最怀念的还是孙家面馆的那碗长鱼面。

“你可是负责申遗的。”我提醒她。“饮食文化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。据说淮扬菜正在申报国家级非遗呢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
这倒是，如果风味小吃可以申遗，我肯定投长鱼面。

长鱼面是软兜长鱼和阳春面的合体，是淮扬菜王子软兜长鱼在平头百姓碗中的样子。

一碗正宗的长鱼面，长鱼和面条都有讲究。每年6-10月份，黄鳝的品质最好。软兜长鱼要选笔杆粗细的小长鱼，俗称“笔杆青”，余烫之后，“两面三刀”划好，脊背部位留用。鱼骨炸到金黄，放入汤锅，加入姜葱，大火熬两个小时，做长鱼面的汤汁。

然后起锅，舀入熟猪油，煸香蒜片，下长鱼脊背肉，加料酒、生抽、盐、糖、胡椒粉、味精、干生粉，大火翻炒，淋香油、熟猪油，整个过程只有一分钟。做长鱼面，炒的时候要另加洋葱、青红椒、木耳、韭菜苔，以求荤素搭配，多几分颜色。

很多人不知道“软兜”是个什么炒功。关于这个，淮安民间有“三兜”之说。第一兜是这道菜制作的头道工序：活长鱼用纱布兜扎，放进带有葱姜蒜的沸水里烫；第二兜是吃的时候用筷子把长鱼挑起来，远远望去就像嫦娥手上的兜带，这道菜因此被冠以“嫦娥舞蹁”的美称；第三兜是要用勺子兜着吃，爆炒的长鱼油滑细长，有勺子兜着不致失手。

面条选有嚼劲筋道十足的阳春面。水开急下面，为求口感爽滑，一锅只煮三碗。面条入锅，出锅到上桌一气呵成。煮好的面条倒入长鱼骨头吊好的高汤里，再把炒好的软兜长鱼盖浇在面上，一碗香味扑鼻的长鱼面就诞生了。

我到前台打包了两碗长鱼面，带回给老父母品尝。失智的母亲喝了第一口汤，就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：好吃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妈妈，从今天起，就由女儿去给你买你爱吃又不舍得吃的长鱼面吧。



土河的和声

周小霞

土河苗乡是黔北为数不多获得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殊荣的山村，听闻其名，还以为是水湄之地。殊不知，它竟是隐藏在海拔1300米之高的大山里的一处世外桃源，是遗落在深山里的一颗纯美珍珠，孤独却又闪闪发亮。

从习水县城到土河，公路畅行，两侧绵延不绝的绿如影随形，要么迎头就来，要么侧身而卧，大有不可穷尽的感觉。上山下岭，穿越在稠密的山林之间，两侧只有郁郁葱葱的树。榉楠、樟树、乌桑……成丛成行，深深浅浅，粗壮而茂密，如同坚毅的哨兵，就在目光两侧站立着。它们就那样逼视着你，似乎是要让你明白有些植物穿越了时间，穿越了岁月，就在这里等着你，也等着世界。对于久居城市里的人，看到这持续不断的清新，像流水一样不断冲击着双眼、面部乃至全身，刹那间身心仿佛在这山野中一下子轻松了。

土河苗乡就在这葱绿中跳入了眼前。这是一个红苗人聚集的村寨，一路上绿茵彩、蒙多蒙彩、梦绒猫绒……这些根据苗语发音制作的指示牌，给了我目不暇接的惊讶。亦以不由分说的异质感提示我，这里是苗寨，是与其他村寨不一样的所在。

九孃客棧、埤塘秋客棧……一路上，全是设计感十足、名字却倍感亲切的民宿招牌。同行者告诉我，这几年土河苗乡的旅游业节上升，许多苗族同胞将自家的住宅改成了商住两

用的民宿，楼下自用，楼上做民宿。来土河游玩的客人，不仅有省内各个地方的，还有从重庆、四川等地慕名而来的省外游客。

土河红苗是苗族支系，从明朝时期搬入此地，从此世居于此。早些年，一直靠周围的山林与这贫瘠土地上的传统农业为生，伶仃而荒凉。一直到脱贫攻坚工作开展，当地政府派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扶贫干部，指导大家搞产业，建房屋，帮助大家弄电弄水，村里的学校还把苗家斗脚舞、苗家传统文化搬进了校园。现在苗乡的孩子既能接受到现代汉语教育，也能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，从苗寨走出去的大学生不胜枚举。村里还有专门的卫生室、养老院，什么都有了，年轻人出去打工也不担心家中事。

犹如一艘穿行在岁月里的巨型帆船。土河村曾经低矮的屋脊在岁月的秋波里默默张开了起航的风帆。

广场边的对歌亭下，几个衣着鲜艳的小姑娘在专注地刺绣，或坐或立，红粉花裙，婀娜多姿，她们时而窃窃私语，时而腼腆嬉笑，指尖流转的仿佛不是绣线，而是水墨丹青的流年。路边的苗族刺绣店里，几个苗家阿姐正围坐在一起讨论着绣样，墙上琳琅满目的绣品吸引着路过的行人。

领头的阿姐身着宽衣宽袖的亚麻衣裤，坐在椅子上绣一朵绽放的荷花，花朵活色生香，似要挣脱她的绣绷。她告诉我，土河苗寨大凡

插枝鲜花过新年

黄燕凤

“寒家岁末无多事，插枝梅花便过年”，这是郑板桥的诗句。咱虽然没有郑板桥的雅趣，但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我都要插上三两枝梅花，给室内带来一丝生机，一点喜气。在色彩单调的寒冬腊月，插花更能给人带来暖意，带来温馨。

冬天我插得最多的瓶花，就是腊梅和南天竹，红色的果子配上黄色的花朵，真是美不胜收。瓶花以单枝为妙，双枝则俗。而且插枝不宜过多，多则乱矣，韵致全无。按照文震亨的说法，“花宜瘦巧，不宜繁杂。若插一枝，须择枝柯奇古；二枝须高下合插，亦只可一二种，过多便如洒肆”。阐述可谓细矣，这与袁中郎《瓶史》的观点、李渔《一家言》的见解、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的论述，如出一辙，都是要求插花活泼自然，有生趣、有韵味，高低有层、疏密有致。

“水仙秋菊并出姿，插向瓷瓶三两枝”。看样子，钱牧斋也是爱好插花之人，他的诗不但阐明了插花的巧配，更说明了插花的枝数，这也应了过密过繁则俗的俗语。插花当然要根据个

人的爱好，随意调配，只要能做到巧、活、俏相融，色、形、趣相配，给人以美感，给人以享受，就是独到天成了。

材料选更是随意，按沈三白的话说，枝枝叶叶都可以入诗入画，只要给我们美感就行。“枫叶竹枝，乱草荆棘，均可入选。或绿竹一竿，配以枸杞数枝，几茎细草，配以荆棘两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”。

所谓“位置”，也就是放置的地方，就是瓶花与环境的布置组合。高瓶大枝放客厅，才能大快人意；淡花小瓶置书斋，才能养心悦目。插花也与写诗一样，功夫在插花外，有时候，一瓶插花表现的不仅仅是诗情画意，更是主人的艺术修养和内涵气质。

随着季节插入有代表性的花卉。人不是常说，兰令人幽，莲令人淡，菊令人野，梅令人高，腊梅或者梅花伴上南天竹，不正是冬季的象征吗？风拂夕照，那灵魂、那姿色、那性格，都会给我们美的灵感，美的享受。瓶花让季节抚摸我们的案几，瓶花也能让季节泛上我们的心头。